

李卓吾論

朱維之編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付印

一九三五年四月四日出版

版權所有

每冊定價大洋五角

發行處：福建協和大學書店

李 卓 吾 論

朱 維 之 編

1 9 3 5

序

近代文化的特色就在于批判的精神。

批判的精神對於我們做古低徊的國人是一個很大的刺激。

有了極大的刺激，思想界和文學界纔會有潑刺的生氣；否則便是永久的沉悶，死寂。

李卓吾在吾國做古低徊的空氣最濃厚的十六世紀，投下一顆驚人的炸彈，震起明末的思想界，文學界，使它有活潑的氣象。炸彈自身雖然作了犧牲而爆裂了；可是一粒麥子埋在地裏爛了，它底收成決不止一粒。

卓吾死後，他底著作被禁止了三百年，他底批判的精神被埋沒了三百年；現在却已復活在我們五四運動裏，復活在日本底明治維新運動裏。——當我們底思想界，文學界到了羶熟而腐化時，這種批判的精神將要復活在我們子孫身上。一定的。



這本小書裡所載的幾篇文章，是在寒假裏呵着凍筆草草寫成的。寫的時間，只有印刷的時間三分之一那麼長。我平生作文的速度，這一次也算是最大的一次，這大概是因為卓吾思想底刺激吧。

李卓吾年譜是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教授鈴木虎雄博士作的，鈴木氏從許多扭曲事實的記載中，從斷簡零篇中，鉤心鬪角地編出這樣整然有條的年譜來，真叫我們感激。其中有一處小小的錯誤，已經加以按語而改正外，沒有

序

發見什麼不對的地方。至於譯文底錯誤和拙劣處，尚祈大雅教正。

要聲明的是：這裏幾篇文字都是從福建文化雜誌上移印下來的，要謝謝福建文化研究會所給我的方便。

卓吾底著述極多，編者見識有限，還有許多書籍未曾到手；容當繼續搜求卓吾底書，再作進一步的研究。希望愛好卓吾的同志們多多指教！

一九三五，四，二， 朱維之於協大B樓。

李卓吾論目錄

序	卷首	1
李卓吾底性格		1
李卓吾與新文學		7
(一) 革命的文學理論		
(二) 卓吾爲公安三袁底導師		
(三) 卓吾與中國小說戲曲		
(四) 卓吾底影響		
李卓吾底思想		25
(一) 卓吾思想之現代的精神		
(二) 卓吾思想之淵源及其地位		
(三) 卓吾底人生觀		
(四) 卓吾底政治思想		
(五) 卓吾底教育思想		
(六) 結語		
李卓吾年譜(鈴木虎雄)		47
改正錯誤		144

李卓吾底性格

(一)

關於李卓吾底生平，已經有吳虞底明李卓吾別傳（見吳虞文錄卷下），有黃雲眉底李卓吾事實辨正（載金陵學報第二卷第一期），最後，還有鈴木虎雄所考證的李卓吾年譜（即拙譯），所以我在這裏不必贅述他底生平事實，只把他底性格來考察一下。因為有他那樣的性格，所以會釀成成生之悲壯劇。

由他底許多名字看來，便也可知道他性格底一部分。我現在姑且把他底姓名字號抄錄在下面，並說明其取號底意義。他名叫：

李贄，（原名李載贄）

卓吾，又稱篤吾，（因為閩南卓，篤二字同音）

溫陵，（他二十九歲時，為河南共城教官，居百泉，便想他底故鄉泉州是『溫陵禪師福地』因號溫陵居士）

百泉人，及百泉居士，（遊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

李卓吾底性格

又泉而官，泉與吾有夙緣哉！故自謂。）

宏甫。或宏父，（他四十歲，爲禮部司務時，有志學道，有人對他說：『子性太窄，苟聞道，當自宏濶』，卓吾曰：『然』，因自號。）

思齋，（他四十四歲時仍在禮部，潛心道妙，憾不起白齋（卓吾底父親）於九原，故其思白齋公也益甚，又自號思齋居士）

禿翁，（梅衡湘底孫子參同契序裡這樣稱他，因爲他在六十二歲時落髮出家）

龍湖師，老子，瞿曇，李長者，（這些尊號，或綽號，都是別人尊敬他的稱呼）。

（二）

李卓吾性格底特點就是個性非常之強，不肯輕易屈服。嚴如秋霜，峻如絕壁巉巖。好高而好潔，其人格真如冰雪。他底自贊是一篇幽默的小品，全篇引在下面：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見親熱。『其與人也，好求其過而不悅其所長。其惡人也，既絕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餓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忤，口與心違』。其人如此，鄉人皆惡之矣。昔子貢問夫子曰：『鄉人皆惡之何

李卓吾底性格

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開頭六句是自述其個性之強，中間『』括弧內的句子，當是人家冤枉他的話，當他鬱憤時，幽默地說出來，並且說自己是可殺的。人家不能了解他而詆毀他，他却不屑自辯，你們說我壞，我就壞；要你們這班俗子說我好話幹嗎？例如當時人家說他是異端，他便自認是異端，並且還覺得掛空名不好，索興落髮而取異端之貌。答焦漪園（焚書卷一）說：

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爲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何如？

其與曾繼泉書也說：

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爲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髮，非其心也。

他不但爲了個性之強，而致有家棄家，有髮棄髮；並且有官棄官，有安樂棄安樂呢。當他做滿了姚安太守三年之後，便決定辭官專一心於學問，但上司們却因他政績好，要上奏遷升他，百計挽留，可是他說：『去卽去耳，何能顧其他？』這句話已經表現十分堅決了，上司們還是不許；於是他沒法，只得到大理雞足山去看大藏經，丟下政事不管，終于棄官而隱。後來在黃安受耿天臺司寇底優待，天臺特別修整「天窩」精舍給他住，可以給他安樂一生，並且耿氏官大而有學問，來往的人和聞名的人很多，那些人都尊敬卓吾，非常榮耀；可是因爲學說上有不相合處，便離開了「天窩」的安樂生活而去。不但這樣，他連死也不在乎呢。他在五死篇中說：『既無知已可死，吾將死於不知

李卓吾底性格

已者，以洩怒也』。這個信念有沒有實踐？有。他被張問達彈劾而冤枉被逮入獄之後，馬經綸竭力替他奔走辯白，等到事情弄到水落石出，將宣告無罪時，他却拿刀來自殺。這個自殺不是弱者失望的自殺；而是強者「洩怒」的自殺。

個性之強，是革命家的性格。卓吾雖然出了家，却有十足的革命家底資質。他底倨傲而不肯屈服，乃是對於壓迫者底反抗，對於朋友和受壓迫的却非常同情。

他在預約——感慨平生條裏說他自己一生不受管束，盡與上司忤觸。他說：

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盡磨難，一生坎坷，將大地爲墨難盡寫也。爲縣博士，卽與縣令提學觸；爲太學博士，卽與祭酒司業觸，如秦，如陳，如潘，如呂，不一而足；司禮曹務，卽與高尙書，殷尙書，王侍郎，萬侍郎盡觸也。

然而他並不懷偏見，不說在上位者，或強者富者都是壞的，他看衆生都是平等的。一讀他底高潔說便可明瞭：

予性好高，好高則倨傲而不能下。然所不能下者，不能下彼一等倚勢仗富之人耳。否則，稍有片長寸善，雖隸卒人奴無不拜也。

予性好潔，好潔則狷隘而不能容。然所不能容者，不能容彼一等趨勢諂富之人耳。否則，果有片善寸長，縱身爲大人王公無不賓也。

能下人，故其心虛；其心虛，故所取廣；所取廣，故其人愈高。然則，言天下之能下人者，固言天下之極

李卓吾底性格

好高人者也。予之好高，不亦宜乎？

能取人，必無遺人；無遺人，故無人不容；無人不
容，則無不潔之行矣。然則，言天下之能容人者，固言
天下之極好潔人者也。予之好潔，不亦宜乎？

這樣看來，他底個性之強，是由於他有獨特的眼光，他並不輕信人言，並不人云亦云。一種新學說叫他信仰是不容易的；然而一經他信仰，便有非常的力量，如山一般，挪移不開了。在他底復鄧石陽書（焚書卷一）中說：

其爲人倔强難化，如此，始焉不肯低頭，而終也遂爾稟服師事。因其難化，故料其必能得道；又因其得道，而復喜其不負倔强初志，如此而已。

原來求真理（得道）非有倔强難化的性格不可，否則便是淺薄之流，沒有三天的真理。卓吾之所以絕不盲從，甚至於說孔子底話也不是絕對不錯的。他底答耿中丞說：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於孔子然後足也。若必待取足於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爲人乎？故爲願學孔子之說者，乃孟子之所以止爲孟子。僕於痛憾其非夫，而公謂我願之歟？且孔子未嘗教人之學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學孔子；何以顏淵問仁，而曰『爲仁由己』，而不由人也歟哉？何以曰『古之學者爲己』又曰『君子求諸己』也歟哉？

他並不反對孔子，他是相當地欽佩孔子的，因爲他能夠自己求真理而不庇於人。孟子爲什麼不如孔子？因爲他『願學孔子』，被他罵爲『非夫』。

大概個性強的人，都是快口直腸而憤激過甚的。這樣的

李卓吾底性格

人，對於真理的貢獻是大的，對於文學的貢獻也是很大的；只是對於處世是不利的，他自己也知道。他在二十分識裏說：

子謂：我有五分胆，三分才，二十分識，故處世僅僅得免於禍；若在參禪學道之輩，我有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識，不敢比於釋迦老子明矣。若出詞爲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嗚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

(三)

卓吾底生平最引起人家注意的就是他底死——受了惑世誣民的罪名而在獄中自殺。這個死和希臘哲人『蘇格拉底之死』是很相像的。

蘇格拉底也是因爲有獨特的性格，自信過甚，而思想急進，打破一切因襲的束縛，結果是受了誣惑青年，危害國家的罪名而服毒於獄中死的。卓吾是七十六歲，蘇格拉底是七十歲，這兩位禿頭而帶長鬚的老翁，都是因爲思想高邁而影響又極大的緣故而遭冤死的。

沈瓚底近事叢殘說卓吾有從者幾千萬人，少年高曠豪舉之士多樂之，後學如狂云云；這也和蘇格拉底當初在雅典街頭被一班進步的青年所包圍是一樣的情形。一個在東方壓倒同時代的許多學派（詳見下面思想之篇）一個在西方壓倒同時代的一切 Sophist。

李卓吾與新文學

(一)

李卓吾是十六世紀的人物（他生在明世宗嘉靖六年，即公元1527年；死在神宗萬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他底時代和我們相隔四百年；他底文學主張，却和二十世紀的我們新文學運動相一致。這位偉大的先驅者實在是值得我們紀念的。他頭腦底清晰，他眼光底銳利，正是十六世紀文學批評界底光榮。

自從周作人底有名的演講辭，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印行之後，兩三年來引起很大的影響，就是使我國讀書界趨重於小品散文，並且重視明末清初底散文。袁中郎全集重印出來了，袁氏同時及其追隨者底散文選集也續續重印出來了。因為周作人自己是新文學運動中的重要分子，並且是新散文底樹立者；他底散文早已傳誦於青年讀書界了；所以他底話影響很大。他說，他屢次說；『今次的文學運動，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學運動完全相同』。又說：『現在的用白話的主張，也只是從明末諸人的主張內生出來

李卓吾與新文學

的』。他說今次的文學運動是從明末起的，不過中間經過清的反動，到現在又復熾起來吧了。我對於這個觀察，很覺得興趣；這裏所要說的李卓吾與現代新文學底關係處也就在此。

所謂明末的文學運動，就是指公安派和竟陵派底反對復古，對於弘治年間李夢陽何景明等前七子，和嘉靖年間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底復古風氣，揭了反叛的旗幟。實際上揭出叛旗更早更鮮明的，倒是李卓吾。現在先把周作人介紹公安派的演講辭引用於下：

對於這復古的(前後七子)的風氣，揭了反叛的旗幟的，是公安派和竟陵派。公安派的主要人物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他們是萬曆朝的人物，約當西曆十六世紀之末，十七世紀之初。因為他們是湖北公安縣人，所以有了公安派的名稱。他們的主張很簡單，可以說和胡適之先生的主張差不多。所不同的，那時是十六世紀，利瑪竇還沒有來中國，所以缺乏西洋思想。假如從現代胡適之先生的主張裏面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響，科學，哲學，文學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의思想和主張了。而他們對於中國文學變遷的看法，較諸現代談文學的人或者還要清楚一點。理論文章都很對很好，可惜他們的運氣不好，到清朝他們的著作便都成爲禁書了，他們的運動也給乾嘉學者所打倒了。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這是公安派的主張。在袁中郎（宏道）敘小修詩內，他說道：

……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尙不能不以粉節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習氣故也。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準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惟夫代有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不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

這些話，說得都很得要領，也很像^近代人所講的話。

在中郎爲江進之的雪濤閣集所作序文內，說明了他對於文學變遷的見解：

……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而騷足以寄也。後人有擬而爲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於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制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

後面，他講到文章的「法」——即現在之所謂「主義」或「體裁」：

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釘鉅之習者以

李卓吾與新文學

流麗勝，釘鋸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於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濶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其奇則境必狹，而僻則其務爲不以根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法唐，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

對於文學史這樣看法，較諸說「中國過去的文學所走的全非正路，而只有現在所走的道路才對」，要高明得多。

批評江進之的詩，他用了「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八個字。這八個字可說是詩言志派一向的主張，直到現在，還沒有比這八個字說的更中肯的，就連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義也不及這八個字說的更得要領。

因為他們是反對前七子的復古運動的，所以他們極力的反對摹仿。在剛才所引中郎的雪濤閣集序內，有着這樣的話：

至以剿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會，棄目前之景，撫腐濫之辭，有才者絀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于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倡億和，優人驕從，共談雅道。吁，詩至此亦可羞哉！

我們不能拿現在的眼光，批評他的「優人驕從，共談雅道」，爲有封建意味，那是時代使然的。他的反對摹倣古人的見解實在很正確。摹倣可不用思想，因而他所說的這

種流弊乃是當然的。……

伯修(宗道)的見解較中郎稍差些。在他的白蘇齋集的論文中，他也提出了反對學古人的意見：

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衣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於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於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人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葉於衣袂之中，投毛血於殼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於達，而今人之文專期於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論文上)

……有一派學問則讓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而欲強笑，亦無可哀而強欲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會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會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曳白矣。

……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成見，苞塞之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免起鵲落，猶恐或逸，況有閒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學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